

秋歌悠扬

□王国梁

一脚迈入秋天的门槛,就仿佛进入了某种神秘的旋律中,积蓄久了的烦躁和郁闷立即一扫而光。站在秋日的天空下,任凭长风滑过耳际,清爽的气息会滤净心尘,你会感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起来。

丽日如诗,秋歌悠扬。有善于倾听的双耳,就能听到秋歌远远地,轻轻地飘来。

秋风唱响了一曲缠绵宜人、浪漫自由之歌。飒飒秋风,随着季节的召唤姗姗而来。你听到秋风的声音了吗? 秋风就像一支浪漫的乐队,在进行一场不动声色的演出,不盛大,不喧哗,却自有独特的风格。秋风就像一个自由自在的流浪歌手,且行且歌,流浪到哪里就把清凉留在哪里。秋风吹在肌肤上,每个毛孔都是舒适的,轻轻抚慰着漫长炎热给人带来的心灵麻木。那一刻,你会有一种苏醒的感觉,好像一个崭新的自己诞生了。听秋风唱响悠扬之歌,你定想跟随秋风的旋律,去踏遍秋日的万里河山,看秋风吹开的绚烂的秋之长卷。一曲秋歌,几缕秋风,满眼秋色,真的是惬意啊!

秋雨唱响了一曲缠绵醉人、诗意洒脱之歌。有人说,一场秋雨一场寒,觉得秋雨会带来寒凉之意,未免有些凄然。我却不这样想,就像刘禹锡说的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”,我以为秋雨是诗意洒脱的。秋雨淅沥,有时能连续缠绵几天,就像在唱一首轻柔的抒情歌,把对秋天的深情和赞美都唱了出来。有时秋雨来的急,去的也快,如同唱了一曲精彩的短歌。秋雨落到山林里、田野上,落到屋顶上,草丛间,万物欣悦,纷纷回应秋雨的深情。每一滴雨露,都是一个音符在飘。如果你仔细听,会发现秋雨真的是高明的歌者。秋雨的节奏和旋律是那么优美,缓急有致,高低错落,抑扬顿挫,好一曲秋之歌!

秋叶唱响了一曲明朗欢快、潇洒奔放之歌。秋叶的告别,是听从大地的召唤。秋叶的飘落,没有无奈,更不是诀别,秋叶是以另一种形式与自然相拥,所以它们飘落的姿态是潇洒的,落叶之歌是明朗欢快的。如果你站在一棵秋天的树下,感受树叶纷纷飘落,真的能听出乐音飘飘的感觉!一阵风过,你听,满树的叶子争先恐后地落下来。那一刻,你会感觉叮当有声,仿佛每一个叶之精灵都欢笑歌唱了起来! 秋叶纷落,就是一首缤纷的合唱,豪情奔放,慷慨淋漓。秋叶在为秋天喝彩,秋天也在为秋叶喝彩。一岁一枯荣,秋叶完成使命,为生命画出一个完美的符号便离开了枝头,它们最懂自然之道,所以最能唱出秋天的神韵和灵魂。日月无声,秋歌悠扬,时光美好!

天高云淡,秋色无边。秋天里,万物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谣,轻轻吟唱,秋天便变得有声有色起来。秋花唱响了一曲绚烂之歌,秋草唱响了一曲生命之歌,秋果唱响了一曲喜悦之歌,秋水唱响了一曲澄明之歌……花朵芬芳,草木清香,瓜果甜蜜,粮食饱满,河流清澈……秋歌悠扬,岁月如诗!

秋到铜都

□陈之昌

铜都初秋环抱一片绿色之中,它的秋色别有一番韵味,它的情、悱恻、缠绵,还有一些藕断丝连的牵挂。

立秋,秋天的第一个节气,此时暑去秋来,梧桐树开始落叶,所谓落叶知秋。此刻铜都秋染大地,一丝丝凉风吹来,行道树紫薇花红的如火,天井湖上小桥流水,荷香四溢,翠绿是这里主色调。前几日烧烤模式下盛夏切切换到如今有一丝凉意的初秋,一阵阵惠风拂面,仿佛有三月小阳春的感觉,但到真正凉爽的秋日还有些时日,铜都初秋夏老虎余威未尽。

“始惊三伏尽,又遇立秋时。露彩朝还冷,云峰晚更奇。垄香禾半熟,原迥草微衰。幸好清光里,安仁漫起悲。”带着一份美好的心情,选择一个周末,远离城市繁华和喧嚣,漫步到郊外美丽的农林村,看到城市后花园农林村美丽初秋景色,一个群山环抱的昔日封闭小村,如今路旁梨树、石榴树等挂满青果实,农家姜田里生姜在秋日里疯长,鸡鸭在农家小院悠闲行走,村庄花朵璀璨一片,田野成熟的水稻、玉米,高粱笑弯了腰,躺在青草地上,仰视高旷的蓝天,看云卷云舒,听远处山林中潺潺的溪流之声不绝于耳,田垄上禾稼已经半熟,田野远处绿草显出微微衰枯之意;清朗皎洁的秋辉映照其间,让人充分领略江南小城初秋田野的靓丽和成熟之美。

铜都美丽的秋天里,秋雨说来就来,像牛毛,像细丝,不像夏雨那么猛烈,缠缠绵绵,像剪不断的丝,缠缠绵绵,密密麻麻,轻轻地飘下来,小城便润泽在飘渺的一片秋雨声之中,我吟着戴望舒的《雨巷》,在天井湖边的石板路散步,希望遇见诗中丁香般解愁的姑娘,举着油纸伞消失在烟雨蒙蒙的巷口,留下的背影让人遐想,这里的一切都如一首婉约的诗,湖畔一花一木都充满了灵气,营造着美好诗意和灵性。

“浪花溅白疑飞鹭,荷蕊藏红似小莲。醒醉梦,唤仙吟。先秋一叶莫惊蝉。白云乡里温柔远,结得清凉世界缘。”飞溅的浪花看上去好像飞起的白鹭,出水莲花透着红晕好像红颜。希望落叶不要惊动树上寒蝉,让清凉世界在心头留存。秋日,喜悦和笑容洋溢一个个农人们脸上,他们用生动的表情,抒写着彼此的心情。机械化的年代,田里有农机收割和栽插,农人们有更多时间悠闲地谈论中家常里短的闲事,今年收成怎样?男人们三五一群喝酒谈天,女人们则家长里短嬉笑打闹着,说谁家孩子考入名牌大学,羡慕喜悦之情写在彼此脸上。

铜都的初秋,没有夏日炎热,多了一份凉爽。万山红遍,层林尽染,秋水潺潺,诗意绵绵。

(一)

在桥上小憩的时候,我时常把目光停留在湖面上。

那一片湛湛的绿,随着波浪向岸边移动,染绿了武昌的岁月。

这些绿不是大海的绿,不像树叶的绿,更深的是柔和的绿。

当地人说,东湖的蓝中有绿,绿中有蓝,它不是用来装饰的,而是多了一些生活的美,亮亮的绿,你见过的。

(二)

东湖的绿蓝是在太阳升起的时候会活泼起来的,它不是一潭死水,是流动的绿,一种生命的颜色在律动,永远昭示的是大自然的美,和谐的美。

雨过天晴的时候,风伴着波浪,阳光张开翅膀拍打着湖面,波光粼粼,悄悄地漫过岸堤。

而湖面也如调皮的孩子,眨着好奇的眼睛,把灿烂的光反射过来,让太阳感到惊讶,相互的脉动渲染了东湖的奇和美,引来游人驻足的目光。

到了傍晚,夕阳的红和着东湖的绿,涂抹着湖面,光线会一点一点从湖面消失。

月亮出来了,湖面上闪烁着月光的银色,最终让湖面变成了一面大镜子,变成了一幅画着月亮的画,树影随着波浪拉长,夜的静谧让东湖的梦甜了起来。

(三)

东湖边有一些垂钓人,大大的太阳伞,白色的太阳帽,显示了武汉的悠闲和富足,这些闹市中的宠儿,用乐曲和微笑装点着东湖的沉静。它只不过是修养和期盼的凝练。

东湖想这这骄人的绿已渐渐地走入了人们的生活,东湖牵着他们的手,就像拉往春天最后一丝风,盼望鲜花的盛开时节。

这微风中层层漾起的波浪,也确实像江城的梦,眼睛睁着却没有醒。

东湖的水是灵动的,如珍珠般镶嵌在江城,让这座城市充满了生机和神奇。

很早的时候,曾陪父亲来过这座城市,却没有成行,父亲说,黄鹤楼就是江城的象征,东湖就看不去了,将来有的是机会。那时,我对东湖充满了向往和希冀,总盼望着再临江城时,用手拂拂那里的水,感受东湖的美。

现在,想起来有些感慨,不仅

□潘新日

有机会领略东湖的风光,而且可以终身守着它,这也可能就是“缘”吧,不是吗?

(四)

东湖是恬美的。

我看见有一只船点缀其间,很多有人在那里圆梦,我想起西藏的湖,那些圣湖多了雪景,自然没有了城市中的湖的灵秀和贵气。东湖是湖中的贵族,有着圣人一般的高贵。飘在水上的枯叶可以证明,更多的是它每天面对的是喧嚣和城市的身影,它的胸中装满了欢乐和希望,星星的歌声无法让它沉睡,它的心永远跳跃着闹市的律动,彰显了一个城市的豪迈和富足,我喜欢它。

我在想,很可能有一天,一直水鸟悄然滑落,浮在水面上,为东湖描绘生机,那种诱惑,天知道。

湖边树也跟着显耀,树的绿和湖水的绿相映成趣,即使是丹青的山水画也渐显逊色,没有了大自然的风光趣意,有多少人能领略这灵动的东湖胜景。

是的,鲜花可以昭示春天,山脉可以昭示高峻,而东湖昭示的是文明与和谐,没有人能描绘东湖的美,那是人间仙境,微微泛起

的水雾让东湖飘在空中,可以听见东湖的香味了。

(五)

我庆幸我溶入了这座城市,溶入了东湖的秀色之中,认为和东湖相伴是生命的使然。可那些古人们,泽湖而居又是什么呢? 这些不得而知,但他们的诗句,让东湖更加地绿起来,这一代代人生的绿,是生机,也是巧合,历史的负重和深沉,任船娘再长的竹篙也撑不到底,因为它是东湖的历史。

多少年了,东湖必须用这诱人的绿来表达自己,那颜色让人惬意。不信,你坐在湖边燃上一枝香烟,大可体会到城市中少见的美。

在有雨的时候,曾撑伞漫步湖边,听细细的雨丝掉进湖里的声音,如磬,如盘,溅起的水泡也晶莹如玉一般亮起来。

其实,东湖不知道,来看它的人走了一拨又一拨,有多少人都在梦里见到它,有的甚至梦牵魂绕了。

东湖是生活在绿意里的,东湖只能生活在那骄人的绿里。没有绿的日子,东湖就失去了意义。

我永远记住了东湖的绿,因为它是我生命中的最高奢望。与东湖为邻,永远是美好的。

铜官山

秋之韵

黄必胜 摄



外婆桥

□张华梅

等,都是一个意思,都是最亲切的称呼之一,都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太太。令人庆幸的是,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个外婆,这是一个特殊身份的人,她是母亲的母亲,她对自己的爱,往往是母爱的平方。

我的外婆身材矮小瘦弱,走路不快,说话喜欢絮絮叨叨,碰到重要的事情,总是说了再说,因而在儿时,我总是嫌她烦,却又喜欢她,直到见我蹦蹦跳跳走来,才换上一副欣喜的神色,然后牵着我的手,领着我到家里去,那儿有很多好吃的,也有很多好玩的。

在我的记忆深处,总会浮出外婆桥的身影。这座桥是有名字的,但我总是记不住,就像外婆也是有名字的,但我不知道。世界上很多很多人都不知道外婆的名字,只知道她叫外婆,或者按照方言习惯称为姥姥、外祖母、舅奶奶等。

我一直对芦苇怀有深切的敬意,这种敬意当然不是与生俱来的。当我十二岁那年的秋天第一次走进了声势浩大的芦苇荡,我就别无选择地喜欢上了着普通柔韧的绿色植物。也许在植物学家的眼里,芦苇不过是生长在沼泽江河湖畔的一种寻常的草而已,而草在世人们庸俗的眼睛里,则是一种卑贱甚至是可有可无的东西。但是在我难忘的记忆里,芦苇不仅仅是一种高贵优雅的植物,而且同人类渴望诗意的栖居有着神秘的相通之处。

芦苇同我有生第二次的偶然邂逅,就注定它们还要出现我既往的艰辛人生旅程上。这不仅仅是一种巧合,而且还是—种神秘的机缘。我再次遭遇浩浩荡荡的芦

经去往天堂,外婆桥还在,这是一个让我凭吊外婆的地方,每次经过时,我总放慢脚步,回想着有关外婆的点点滴滴。有时还会手抚外婆桥的栏杆,去感受那种失去亲人的切肤之痛,杆栏冰冷粗糙,以一种冷冰冰的现实提醒我,外婆早已不再,我已经失去了那个母爱的平方。

桥下的水日夜不停地流淌着,那是河流的生命历程,映在河水中的桥的身影,被白云包裹,并不跟随河水远去,它有自己的职责岗位。我的这座外婆桥也许也是别人的外婆桥,别人也有和我差不多的情感体验。世界上的所有桥,不管是大桥小桥、新桥旧桥,可能都是别人的外婆桥,在桥

的附近,总会住着和蔼可亲的外婆。桥下的河流在歌唱,声音有时轻快灵动,有时暗哑深沉,总令我们想起外婆教唱过的童谣。那种流传多年的童谣,世上似乎只有外婆会唱,也只有外婆唱起来好听,我们听着学着,那过去的时光仿佛静止了,静止得只能听见流水声,似流年。

我们一生要走过很多座桥梁,这是人生的捷径,跨越一条河就能朝我们的人生目标靠近一步。对于很多桥,我们只是匆匆过客,留下的脚步,也会被风吹散,被雨打平,而不留一点痕迹。而外婆桥却要走上千百次,这不仅是一座实体的桥,更是一座情感的桥,是一座维系亲情的纽带。我们的情感记忆中,只有外婆桥。因为外婆住在桥那边,而我住在桥这边,去看外婆的时候,总要走上一段路程,总要经过一座和蔼可亲的桥。

迹,但我不知道这里可以生长大片大片的芦苇。我说过这个时节已经呈现出万木凋零与萧索的迹象,生长在博斯腾湖畔的芦苇当然不会例外。但如果你仔细观察,它们苗条的柔韧有余的身躯,依旧残留着不肯褪去的一抹动人的绿色。也正是在沙漠的边缘,我目睹了秋天的芦苇辉煌而悲壮的舞蹈,它们在清凉的大风里好像在展示着最后的风华,它们好像不知道寒冷漫长的冬天即将来临。在湖畔的另一侧,我发现当地的蒙古同胞在用镰刀刈割有些衰败的芦苇,他们说这里优质的芦苇是造纸的上等原料。我担心这片神奇的芦苇就此停止了歌唱,就此彻底消失,他们憨厚地大笑起来,说哪里会呢? 只要芦苇的根还在,明年开春这里照样是一片绿色的海洋……

那些在风中摇荡的芦苇,让我看到了一条缓缓上升充满光明和希望的道路。

秋风是一管优美的笛

□米丽宏

立秋一周了,暑气仍然嚣张。伏案间隙,立在窗前,想旁观一下这个正在走向末梢的夏天;但是,我看不到它的一点妥协与收敛。蝉鸣如金,阳光如瀑,听觉和视觉联袂携手,我一下子又被推入了炎热的感觉中去。

可是,毕竟立秋了呀,这两字宛若清风,为酷暑煎熬中的人们,带来一点希望。

还真是。一立秋,早晚就不一样了。傍晚出去散步,常常惊喜地遇到一缕凉风,轻轻地,迎面而来。碰一下你的额,牵一下你的衣角,没等凉到肉里,却忙忙走脱了。

回头看着,它们跑到什么地儿去啦? 像一群鸟,它们在路路边一丛绿色竹竿上稍停一下,竹叶子轻轻点了点,连响声儿都没有发出;一地被晨光描摹的竹影,倒是瑟瑟又瑟瑟。它们真是比鸟还轻啊,那竹尖儿足以承受它的重量,不过左右摇啊摆,摇了两下。

又一波小风,向我吹来,这次,稍稍蛮一点,像邻家可爱的小婴孩,一见我逗弄,就乍着手扑过来,要我抱。我抱住它,它光滑而又细腻。我凑过脸去,想亲亲它的脸蛋,可是,它把身子一扭,从我的怀里挣脱去了。

我回头看,它鸽子一样飞走,又去逗弄月季了。

可是大白天吧,坐在屋里时,看外面的骄阳,仍是发怵。但真的走出去,也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可怕。还好,有一点点凉风呢。

那天,我们去旅发大会的工地看项目进展情况,见那些晒得黑黝黝的工人们,在烈日底下忙碌着。跟他们一样,我们一边出着汗,一边汗水就被蒸腾了。做完自己手头的记录,我跑去搭讪:“天热,晒得慌哈!”一个瘦瘦的男子,一笑,满口白牙:“这两天好多了! 挡不住有点风儿。立秋一到,往下就好受啦。”

我望望这黄土工地,林立的脚手架,脚手架上忙碌的人们,还有天上火辣辣的太阳。酷烈的炎夏,他们就是这么坚持过来的。他们,最懂得秋风的难得和珍贵。

有那么一刻,风,又来了。好似,它们就在近侧,松鼠一样藏在树上,瞅时机从树上溜下来一会儿;或者,像鲤鱼潜在旁边的塘里,瞅冷子,从池塘里跳出来。虽然沾了太阳的热度,毕竟能带来一丝清凉。

秋天预示着收获,但它总会讨要你的辛苦来做交换;那些收获,包括成长和延续,哪一样不付出炎夏坚守的代价呢。

秋风来,检阅收获的时刻也会紧跟着到来。这一年四季,春种,夏耘,秋收,冬藏,风也跟着小忙。春风,是吹拂禾苗的风,夏风,是流过果实的风,秋风,是漫过大地的风。秋风不光照料人,还在照料着大地草木和庄稼。

它总算来了,伏天的溽热,会被渐渐撕开,露出一个天高云淡的开阔世界来。秋风,令人醉。我们和庄稼的毛孔、细胞都舒张开,接受大自然更多的馈赠;人过一秋,多了成熟,草木一秋,硬了筋骨。满地的庄稼,被风吹成五彩,熟得哗啦哗啦的。

秋风,就是一管优美的笛啊,笛声拂过玉米胡子和青蛙噪鸣,拂过枫叶的火焰,大雁的身影。

秋景,会随着这优美的笛声,一一列队而出,呈现在你面前一个斑斓读书世界。

物外桃源——珞珈山

□殷修武

提起珞珈山,可能有许多人不知道。但说起武汉大学,很多人都知道是在湖北省武汉市,是全国重点大学,有一百多年的建校历史。因我读过郭沫若先生的名著《洪波曲》。郭老在《洪波曲》里记述了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在珞珈山住过。他把珞珈山称作“物外桃源”。并且说“在那里工作,在那里学习的人有福了”。

珞珈山就在武汉大学内,武汉大学因拥有葱郁挺拔的珞珈山,而使她被称为“国内景色最美的大学”。因此,人们都说珞珈山就是武汉大学的同义词。为见证郭老的“物外桃源”之说,不久前,笔者应湖北日报退休编辑刘章西的邀请,到武汉大学参观浏览。我们首先登临建在珞珈山顶的武汉大学图书馆,山脚下浩渺的东湖便呈现在眼前,那湖光山色,那青翠的林木,那中西合璧的琉璃瓦建筑便构成一幅令人流连忘返的美景。图书馆阁下,依山而建的学生宿舍像城堡一样雄伟,宿舍前面的校道两旁一排排樱花树,每年四月樱花盛开的季节,前来的游人如织,因而武汉大学又成了国内著名的赏樱之地。

从学生宿舍下来,越过几百米的谷地,珞珈山的另一山峰拔地而起。这里树木茂密,教授们居住的小楼掩映在绿树和花木丛中。纵横交错的林荫小道周围常常可以看到青年学子们在埋头读书。

珞珈山的夏天充满着生命力,蝉鸣鸟叫处处可闻。学生们课后可以去游泳,去爬山,去呼吸大自然的清新空气。到了冬天,白雪覆盖的珞珈山又是一番景象。不过,皑皑白雪只能盖住地面,却盖不住那突兀的山势,也盖不住建筑物里传来的阵阵琅琅读书声。

在走出武汉大学校门时,我想起郭老的“物外桃源”说。如今70多年过去了,郭老的话却一点也没有过时,在珞珈山生活、工作、学习的人,的确更加幸福了。我相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加快,武汉大学会发展得更快更好,珞珈山的景色会比以前更加迷人。祝福你,珞珈山,这充满灵气的地方! 祝福你,武汉大学,你会为祖国培养出更多的英才!